



05118

瀟碧堂集卷之十五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御閱

誌

余大家榭葬墓石記

余先世自黃移南郡蓋武冒也至王父左溪公  
行而族始著課子弟章向業冠里中至余大人  
行始文冠諸生至余兄弟輩而魁海內者一籍  
金閨者二舉賢書者一遊槐門鬻舍之間者幾

瀟碧堂集

卷十五

一

四十餘人計高祖有倫公至余輩凡五世族指  
幾三千許族兄弟子姪或不能字騎而遇道上  
不能貌或不下亦下里之冠族也先世闕記載  
大王父至遺其字其遺行逸事惟王母余大姑  
能道其略余嘗問大姑大王父何如人大姑曰  
聞之先姑言隱而豪舉者也出入必帶劔馳怒  
馬着鞞鞞衣嘗遊柵柵雙田之間遇魁盜數十  
人怒領家僮格鬪立磔之遇歲彘則焚糜以飼  
饑者所活不可許問王父則曰余不知其他記

嘉靖之廿三四年間出母金以千計出穀以萬計時鄉邑饑甚王父取其券盡焚之蒼頭輩高而餽恐其責負也是年而父生生平不識邑大夫門所交為而外大夫龔公作吾曹公時為貧諸生困甚延之讀書傾肝膽交焉龔公後舉進士官至河南左轄曹公舉歲進士其豁達知人多此類余私嘆曰是袁氏所以盛也欲為家乘未果去歲使回大姑耄矣欲就枕蓐聞詳而私志之會卒嗟夫大姑生於邑之先主營為正德

之乙亥歲十月廿長而歸于袁嫡姑丘嚴栗艱難辛楚備嘗之矣大姑怡然不色忤也戊戌舉長姑已亥丘亦舉二姑甫數月耳釋長姑乳乳之癸卯舉余父甲辰丘亦舉余姪甫數月耳釋余父乳乳之庚戌丘大姑卒王父委之家政撫二孩絕痛婦二姑也先於長倍其奩二姑所歸家儒而貧姑資給之十餘年後二姑病姑念之至絕食一日晨起有鳥投姑懷宛轉而死姑慟哭未絕聲而訃至其至性如此戊午王父即世

二姑莞然家益落大姑起之如王父時課余父  
舉子業令之就學不復干生產事余父以是為  
諸生有聲歲乙亥余母卒所以撫余兄弟姊者  
如余叔與姑也噫始之矣復母之矣尚何言哉  
歲己卯余兄舉于鄉大姑為一開顏丙戌試南  
宮第一戊子不肯孫宏繼舉於鄉壬辰復得雋  
大姑乃輾然喜曰袁氏二世無冢婦矣余畢世  
為袁氏勞薪攻苦茹燥不遺餘力天高地遠以  
有今日他日見先府君地下有詞矣甲午余謁

選大姑執余手而哭曰爾有王事八九十老人  
豈能待爾耶去有爾父在莫念我也余時感傷  
甚庚子長兄與余及三弟皆留京邸大人書來  
云大姑病痛念兒輩前者廢箸數日爾妹冠進  
賢拜床下曰兒歸矣大家喜見齒遂進食余兄  
弟把書腸為之裂時伯脩直東華日講國本未  
定侍講筵者纔三人何忍言退小脩試事迫余  
方官太學例不得請每相對而泣無何余轉春  
曹即私喜曰是有間可以見大姑矣遂以秋試

終之月挾弟南歸歸而拜王母於床下則猶喜也至仲冬之廿五日病革遂不起時亡兄訃亦至嗚呼痛哉嗟乎計袁氏三世子孫寸摩而尺拊之皆大姑也山之毛地之產丘之塊皆姑積之篋箱而納之辟繞者也今長安數十里外見豐林茂竹蒼秀如山松栗槐栢于霄翳日者皆姑之手植也姑性好施非知有施之義與其報貧則憫之而已性忌人過非知有捐念之義與市德怨則消之而已噫此聖質也冰霜以厲之

陽溫以發之日星以照之欲不發生可得乎欲長子若孫者但觀大姑之行及先世之所以長雖百世茂可也將以辛丑年十月三十日祔塋王父左溪公鳳山之原孫不敏敬書其事於石以告後人左溪公諱大化年四十六卒大姑子一為余父勅封翰林院編脩孫男五長即余兄宗道官至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次宏道次中道國子生次安道寧道俱邑諸生曾孫四嗣宗道者祈年中道子也宏道子曰彭年

安道子曰椿年丘大姑子一為余弟士玉女一  
適太守王公弟槃早卒孫男四馬鬣而封者三  
中即王父其西則丘大姑也

少溪表公墓石志

弟少溪公諱士玉與余父封公同出王父左溪  
公而母別七歲失冢母丘母於封公母余大家  
弱好弄挾瓦注走里聞酒後耳熱出所彈雀炙  
之遍啖諸年少王父愛憐之不之禁十五歲狐  
封公止長一歲任家政而公嬉狹如故性癖馬

瀟碧堂集

卷十五

五

廐中皆良駒懸高貴不肯售不致遠但日馳湖  
莽間風鬣霧鬣望若龍種觀其蹠踏鬻脊驕嘶  
鼻語以為快未雞鳴輒起櫛沐衣冠而立庭中  
命減獲牽駒出然松而照之視其飢飽芻秣而  
後放晚則從山頭望歸塵掀齒而笑為人魁頤  
長悍壯飲食日攜楸毳偏提五木挾諸客走馬  
雙田孟溪間劇飲徹晝夜四十年如一日未嘗  
一刻奔走公私作人間勞薪事也公生於嘉靖

甲辰享年六十子四人孫十一人以癸卯十一

月二十日附葬鳳山之原分五姑之鬣而封之  
左則先王父與余大姑也將終以銘屬余姪宏  
道乃搦管獻歎而為之銘銘曰支公神俊武子馬  
銘曰支公神俊武子馬語癖則癖矣猶勝孫子  
荆之嗜黔技

詹大家壙記銘

余在抱即多病母不忍自育托於詹大姑恩倍  
母甫六歲即失母時中道第方四歲皆育於大  
姑以是余等至成人無失母憂徃余令吳大姑

瀟碧堂集

卷十五

六

年七十有五會小病余為之乞休者三語在去  
吳牘中時吳中數百萬人相率散緡飯緡為大  
姑求福冀以亩余余不許則又籍其名請命於  
城隍願各捐其壽十日以壽姑余不忍竟亩然  
胸中自是鬱鬱不半載遂病乞歸益力閱六月  
乃得請大人書來云詹姑方健兒謁部得改婦  
未遲遂入改京飛授又不獲婦然大姑益善飯  
閱二歲由國子教除儀曹始乞差還大姑白鬢  
鬢扶鳩杖出勞余泣且喜既事竣余遂乞病杜

門侍姑二年乃卒享年八十一餘一月及七日  
時萬曆壬寅十月之廿五日也卒之日家大人  
封公哭之慟謂余曰兒但知母若等不知實母  
余也余生值嫡嚴厲姑釋已女以乳左手襁右  
執衣褥浣烏艱辛百倍無弗恬也頃之余出就  
僮舍凡餅餌果炙之屬昏而出朝而餉烏朝而  
出昏而餉烏問之則皆大姑百計以具者也汝  
王父見背時姑年纔三十餘族長者憐其少且  
無子女強之改適姑以死自誓與余大姑共持

家政余時弱冠就外傳所以督余者甚力甫成  
立而汝母即世二十年勞瘁汝所目也及汝足  
登賢書汝姊嫁汝二人始束髮而冢婦曾復去  
世三在抱男女復托命烏嗟夫袁氏三世皆姑  
懷中物也言已復哭諸孫及諸眷屬皆慟哭不  
肖孫宏道哭而勒諸石且系以銘

銘曰荷葉山之翁翁三官塚之董董協余夢是  
惟淨土之近封女禪兒海嬉以從



孺人廖氏為先庶子伯修兄繼室少庶子七歲  
年十八乃歸時伯脩方為孝廉既官翰苑遂封  
孺人隨伯脩燕邸者十二載家居前後凡五載  
稱未亡四載得年三十八以萬曆甲辰八月十  
八月卒於寢孺人性醇和貞粹相夫子以義畜  
妾媵以息伯脩亡意緒殆不欲生持齋繡佛日  
夜期地下伯修甫襄事遂命斲棺治鬼衣若遠  
行之裝束恬然安之未及二年而逝嗣子祈年  
將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旁相

瀟碧堂集

卷十五

八

距丈許遂為之銘

銘曰原之右為姑若夫原之左為子若姪夜臺  
之聚首勝白日之歡泣性溫而貞不媿姑也操  
嚴而潔不媿夫也唯其不媿是以含笑而婦願  
佐夫子於黃壚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羅公諱文彩字子華先世隱居蘇之洞庭山祖  
欽賈往來楚蜀間愛夷陵朴雅遂家焉欽生怡  
是為懷湖公怡生三子伯文錦季文鑑公其仲

也生而穎異日記數千言為偶聲輒隨口應而  
公以近籍恐為里閭所欺遂罷習舉子業與伯  
同賈私携古文詞讀之遇山水佳處乃流連忘  
反伯叱之曰毋豈有牙籤籌子青山賈兒耶公  
謝之不顧也已乃獨賈月則篝緡夜則鉛槧如  
初利輒倍他人橐中不遺一錢伯乃嘆服伯蚤  
逝去懷湖公沒纔三年公慟哭曰天乎奪吾父  
兄之速耶撫伯子如所生擇里中英妙為之庭  
課後皆有聲諸生間未幾公亦三舉子遂去賈

業以詩書為專門性好施予嘗有婦垢面而呼  
問其故則鬻身以償其夫貸者也公憫之遂為  
代償又買一姬納幣矣已乃聞其故夫不能成  
禮改而別字者公乃資之合歡幣帛一無所問  
有貸其貲以賈者日走青樓中費蕩盡以居求  
償公憐之曰少年幸莫入輕肥場吾不汝迫也  
遂焚其券公嗜琴晚年好益甚嘗曰袁孝尼不  
傳廣陵散世豈遂無音耶吾性在山水指間勃  
勃常有流泉遠澗不願聞人間鶻絃缺撥聲也

峽州之解琴自公始少時嘗與客奕客先一道不能勝公忿而歸取局譜觀之精思半月遂兩先客人以是服其敏居家務為儉素淳朴所餘輒施修剝造梁無虛歲再飲於鄉後輒辭暮年飯心違邦課誦至忘寢食既病不服藥唯誦極樂如常一日呼洗浴甚急諸子泣曰陰陽家言時日不利柰何公輪指曰明旦當利為汝等一日留至期乃合掌曰門外有高衲携我入七寶池矣遂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二歲配王氏即

瀟碧

卷十五

十

少雷

見柳溪公女賢游聞於鄉黨先公二十六

年

卒子三長冠國子生次冕廩諸生次旒州庠

生

皆以文藻知名于時而冕留柳浪湖一月與

余倡和最久異日不媿木天石渠之選者也孫

男十繼室盧氏撫育諸子無異已出先公十年

而卒卒之歲公長女夢其先妣文鑑謂曰汝父

母數俱盡汝父以陰德當延一紀至是始驗於

是冠等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河西之後庄而乞

銘于余

銘曰是以菩薩檀度莊嚴其身者也是以周孔  
禮樂訓其子若孫者也是支那國之善士而蓮  
花七寶土之氓也

司馬孺人墓銘

孺人司馬氏邑之谷昇里人年十六而歸余同  
高祖妣冰壺公遠事舅姑若干年克盡婦道舅  
即德興縣貳龍潭翁也翁甫得官即解綬歸優  
游田里間稱善士村故多盜翁毋雄於賞徙避  
不常孺人佐妣為層樓居翁姑其上翁喜謂里

瀟碧堂集

卷十五

十一

人曰吾今日始覺高枕之為甘也翁晚歲獲享  
耄期壺觴嘯詠比于陶白者妣與孺人之力也  
妣有隱德揄已之急以卹困至于橋梁舟楫便  
即施之以故家遂貧孺人安之督課僅力嚴慈  
有方家無羨財而佐夫子以行德者行之終身  
不疑迨康子秋伯子宗昂舉于鄉里人乃竊嘆  
曰是乃若夫婦所為封殖者也次子宗成邑庠  
生子某某甫弱冠皆志尚才伯子得雋之三年  
而孺人卒是為甲辰歲

丁先姑之

右宏道曰谷昇母出賢女庚子之捷三人余家兄弟先後得雋五人皆錫于谷者也偶然耶抑地靈耶兩村相隔一帶永當為將來佳話

銘曰其婦也範其母也式胡不耀之三光而襲之九地是宜隆其封傑其制去此三年天語將

至

同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

墓石銘

壬寅冬十二月望駕部龔公偕余往二聖禪林

瀟碧堂集

卷五

十一

是夕建三聖閣寒月燭林如洗夜半公呼余出

笑曰此坡公承天院舊案也吾兩人乃復繼之

呼同事數少年不應苦邀之以霜威辭公曰少

年何衰憊甚豈若老健耶徘徊霜月下余體粟

漸不支而公愈勃勃余私念曰是壽者相也後

四日丙夜忽有叩門聲甚急余披衣起問之則

曰公暴卒余不輟而馳至則公瞑目數刻矣公

精研性命至晚乃通釋氏不葷血者三年高才

博學於書無所不窺每得異典躬自讐校蓄書

至萬餘軸邑人士稍知慕古者公與兄先太原之力也性寬厚恥談人過人有挾械以弄公者公佯若墮之而實了了後雖負公公亦竟不發好古圖畫及鐘鼎五畝之宅花竹居半恠石枯松纍纍几席閒亭臺軒楯小不當意輒毀去踰日更作疏題未竟椽棟已移公竟以此貧然公不屑也嘗從河上使還見道上柳條嫋嫋公愛不已呼後夫伐數枝縛置輿旁問之則曰江南無此佳柳持歸樹之聞者匿笑及至家僅得枯

株數條而已公猶令置水邊其韻致高遠皆此類噫此可與齷齪俗兒道耶使道亦當不解也公晚歲與余最契所可言者公之粗迹至公之自得處雖公不能言也公諱仲慶字惟長方伯公季子而太原令之弟也母曰趙夫人生嘉靖庚戌歲萬曆己卯舉于鄉名第三時先兄宗道第八里中以為美譚庚辰成進士授行人乙酉改福建道御史甫再月出為磁州判以疏論權黨也未幾陞汝寧推官丁亥轉南戶部主事

戊子調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頴之以内艱歸既  
而方伯公亦卒公遂無經世意自稱遯菴居士  
角巾散帶之朋赤鬢白足之侶優游茂樹晤言  
終日者十餘年竟若坐脫以去雖世壽僅五十  
三然彈指拂石於公何別公之學何學也哉公  
卒之三年釋服僅踰月公之妻安人陳氏以病  
瘍亦卒時乙巳之九月十有三日也安人慈慧  
恭謹事姑嫜以孝育妾媵以恩撫諸庶踰已出  
好施樂善與駕部同之封安人邑中呼為女聖

人事公若干歲委曲以怡公者無所不至公甚敬禮之長子炳聞及女適李氏者安人出子某及女適鄒氏者皆庶出而次子某早卒炳聞子三以丙午正月二日合葬特丘東山之原而余注為之銘此公志亦余責也

銘曰公歸之日釋者寶方夢一大士飄然而南翔云有善人結伴以行已復有逝而更生者云見公于琉璃之堂公之侍姬明眉鬢髮仙袂揚揚笑公之旁儒者曰此荒唐之言也以問袁生生笑而不答既而告曰汝見夫掣空而直上者誰之主張耶

舒大家誌石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教之新聲走荆郢聞未幾至余里見王父左溪公慈而俠委身年三十餘而王父即母家了然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家以死自矢朝緝暮織為余叔督家政甚勤苦毋諸子宗正等家皆母之推乾就濕倍于所生



閨操之嚴凜若寒玉稱未亡者五十年壽八十  
有四歲噫是可銘也矣

銘曰貪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  
敗其芳唯橘與枳何其易徙聞家之風可以愧  
死

慈谿錢侯君墓石銘

慈谿錢侯令余邑暮年而政成以最考聞于朝  
鄉大夫畢賀侯泣謝曰是先子教也先子居常  
誨不肖曰而知物情乎衡之所以適者平也水

瀟碧堂集

卷十五

十六

之所以鑑者澄也春之所以暢者溫也霜之所  
以厲者潔也命不肖勒諸佩不肖兢兢龜蔡之  
下車以來唯恐一朝戾先子教以為諸大夫辱  
其敢言最鄉大夫曰是也是乃侯之所以福我  
民者先公持矩平戾則之以程物居心淨戾規  
之以用照溫然而煦育耶唯先公之膏液也皎  
然而冰雪耶不可犯者色耶唯先公之凜冽也  
民等不獲事先公猶幸沐先公之教以生敢不  
下拜戾起謝未幾侯持先公狀一通乞銘于余

余唯執役之榮故不敢以不文辭公諱良臣字顯君其先家于鄆勝國時有均一解元者始徙慈三傳而為滇少叅森正統壬戌進士也森生珪珪生鈇鈇生儀即公之父公生而穎異失怙早能自得師弱冠有倍年之知所與交多名士如侍御向公某太史王公某文學桂公某孝廉張公某雅以文行推重公稱素心交及桂公早世向王諸公先後起家而公屢蹶場屋諸公每以石交援公弗屑也壯年讀書雲間豪傑多從

之遊如唐君某鍾君某皆出公門下及鍾宦括蒼遣使迎公公至彼為條利病及諸曹吏不職狀鍾嘆曰始余從先生學謂章句恒事耳今乃知學之所以任也余不足以盡先生是數端者又安足以盡先生學余負媿多矣鍾卒內名為時名臣云公有至性自以奉養不逮居恒抑抑卽年當耆艾每一道及則泪涔涔下嘗叔邑子羨金有乳姓者力不及將鬻妻以償公聞之大驚急寘不問數年後過市聞有婦人抱嬰拜公

前者公驚問故泣謝曰此乃向者君所寬也余  
夫婦幸得无全遂有子其一瓣香為君子若孫  
燒也公佯為不知者而避之其既以振水之急  
不自為德皆此類晚年自號層峯居士志入山  
之深也公疆仕始生邑侯故侯每曰先子盛年  
多奇行生也晚遂不及聞傷哉余曰公之學不  
可見見于門墻及哲嗣者皆公學之餘也不朽  
者三公有其二何憾也昔楊王孫以羸葬而傳  
劉伶以酒頌而傳士之垂譽豈必在多哉公生

瀟碧堂集

卷十五

十八

于嘉靖丁亥九月十六日卒于萬曆戊子四月  
九日逝後三年而邑侯舉于鄉邑侯母沈以嘉  
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萬曆甲午三月十  
二日卒子三長即邑侯名胤選娶趙氏繼娶向  
氏仲奇選娶應氏季龍選邑諸生娶鄭氏女  
適諸生羅雲鳳孫男六名標邑諸生名策名籍  
俱長出名科名桂名柱俱仲出孫女三亦長出  
也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邑東之鄭山乃為之

銘其碣曰

其身之不試而試諸子涓涓者液如波方駛近  
則四明遠唯若水畢萬之後必大請誓諸賦

麻城李長庚西鄉閣

疏

聖母塔院疏

徐景鳳元輝叅訂

荆州碑云習者禪門人表拜度無涯初校為言

師遂指茅為穗其說頗 吳士冠相如手書

如此今聖母塔院之故然也自漢唐未無文

清碧堂集

卷十五

十九

又曰遊後三年... 侯母死... 嘉

... 吳士冠... 書月十

... 門人... 無... 要

... 景鳳... 言

... 諸生... 名... 籍

... 長出... 柱... 亦長

限四... 畢... 必... 諸

其良... 不... 前... 地

瀟碧堂集卷之十六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康酉卿閱

疏

聖母塔院

荊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甘旨為言  
師遂指茅為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穗村名  
始此今聖母塔即其故封也邑自漢唐來無文  
士故舊事多畧而塔碑剝蝕盡逸事僅見統記

瀟碧堂集

卷十六

一

中所謂荊州碑乃統記夾註所拾耳亦不知碑  
為何人作也嘆先蹟之久湮悲文獻之殘闕後  
來者彌永彌敝他日摩耶藏骨地烏知不為卜  
飛者所奪畧也夫中國之有智者猶西土之有  
釋迦也以藏通別圓判一代時教而教意盡以  
空假中三觀發明真諦而禪那啟以十疑釋西  
方淨土之旨而往生決夫四字盡四十九年之  
微言則馬鳴龍勝所未發也三觀直指心宗攝  
無量義海則惠安生什所未詮也約十六觀門

而皆歸之第一義則永明天衣諸大師所共祖  
迷也叢爾小邑生此大聖辟彼旨龜值浮木乳  
而鄉里後生至不聞其名遺文闕略抑至于此  
余友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一院以永此塔  
墻宇堂厨之類費青銅將八千千合衆佛子之  
力而供一佛毋計當不難生第勉為之唯漸而  
恒乃可成

而板橋施茶疏

繁熱隆寒九十者半渴驢奔泉行人在道當其

瀟碧堂集

卷十六

二

炎則酸在喉當其寒則冰在腹取之杯杓之間  
而所活者至不可計至若春暖秋明解裝釋馱  
遊人踏沙而過羈鞅之客傷風烟之頓異而流  
光之為塵足也煩懣之時忽此一杯眼若開而  
心若釋亦足以少舒其困頓之苦而發泐其羈  
旅無聊之况也乎此古人置郵傳餐之旨王以  
之所先也茶夏費薪冬費薑其勞費等計一月  
費不下二金邑諸宰官主之春秋之費當夏冬

三之二諸居士塞夷及往來客子主之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僧供出自分衛佛制也後因乞者不勝煩供者不勝數而寺田之制始興夫天下之官者商者工者皆待食於農耕之者一而食之者十農安得不屬天官為民策早潦正疆溢是官未始不農也夫商為民以穀易錢以舟車通罷貨是商未始不采也夫工為民陶冶鼓鑄織紵創作是工未始不耨也今夫僧居則辦道行則叅禮無鉢兩之事及民其真能為應供為利生者百不

瀟碧堂集

卷十六

三

能一而坐而蠹庾粟者十人而九也夫取百不能一者而皆取給于農則農困監劣僧之敝而併廢福田則僧困此兩弊之道也自隋以來久而不弊者唯寺田一法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一畝之入可供一僧一畝之力常借二夫是一畝而供一僧與二農也以其二自給其一以辦官稅坐而食之不為蠹國使天下之為僧者皆借民力以辦禪而其貧無田者復得借僧畝又自食此與官與商與工交相耨者同比之方

維口最為淨食使瞿曇生中國決當易分衛之制而為田也天界寺舊有田今以供院僧而四方行脚不沾孟粒禪者某議買田以供禪衆宰官居士有能共成此舉者於國於農於僧皆有失饒益此經世之畫也

十百廬山募緣小引

匡廬之勝峯為五老泉為瀑布巖為獅子文殊澗為青玉峽玉困潭至於幽林邃壑迂回曲折則天池獨臻其與余自丁酉來入名山者五

瀟碧堂集 卷十六 四

泚以瀑勝天目齊雲以石勝盤山紅螺嶮奇極矣要以巖壑勝而匡廬皆畚有之所至之地驚心駭目計此山之石之瀑之巖壑烟巒分身作十百山猶當與天台雁宕爭勝也天池僧某者所往必向導余一石一勺皆能言其目詳其委余往入山有白首不能名一丘者少年上人獨能耽心不石此一快也山中每年未具合山供餼而遂隸其職同行數衲為余言余囊適竭不能具糧自惟斲鄂去匡為近又余友益常兄弟



及吳臯倩在焉而禪者所職得三十千青銅可辦當不惜也因為述匡山之勝併以此意達之

一覽覽路疏余與真郵學民士必其目對矣未

從斗堤而來儒而館者行脚而菴者傭而灌者甕而汲者皆道此卷卷凹雨則滯久則溼人趾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踏倩若膠沒脛少者至髻計純其衣者一春當費緦二綱市人雖赤足其襦襦衫裙汚浣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傭不灌則減其直汲者迂道則饕殮不時婦女既至見其瀟碧堂集

卷十六

五

暫則不雅或傾仆則費且屣故議者欲覽此卷以便往來盖非獨巾衫者當惜其單至於閭里屠估下逮賣菜傭兒女子護其禪而醜見其脛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

已而心卷督直地卷卷四兩限制入限入

餘半補藏疏

二聖寺藏經余與龔惟學先生次其目惟長先生補其凶通禪暨諸居士飾其積而飽蠹粉者尚千之五失次者千之三通禪欲詮補之資具

闕鄉之宰官長者始困於造閣既困于治櫛其  
合力者不過兩三家且貧通禪不欲重困諸窮  
宰官謀為遠募而問策於余余曰此鄉人之耻  
也東西南北任錫所至使其人皆笑鄉大夫之  
貧且慳不能檀而更布金錢以愧吾鄉大夫是  
亦發露之一也

衆香林疏

官有郵旅有舍僧有叢林此即次之地也郵有  
宰舍有主人叢林有接待僧此掌理之人也郵

瀟碧堂集

卷六

六

廩於官舍取辦於客而僧孑然一錫過傳舍則  
卑而挺者呵斥等於餓隸投逆旅則囊唯一鉢  
又以其緇而髡也不祥急叱之出所謂叢林者  
復無所取四方之人非甚不急之繇不投一縷  
故接待之難比置菴造像百倍而行脚每至之  
處不敢與疥癩爭席至若一遇暴警令首詰奸  
而僧徒先遭其虐三木紐遮者比比皆是是皆  
叢林之不立以至於此昔石頭道盛時每數十  
里置一僧郵而荆最要故叢林稱盛今淨地與

民居襍而僧習為市已不復知雞髮為何事大  
士之堂每以客豕而客僧至者不得取一粲是  
何今昔之懸絕也衆香林創始於念淨居士而  
命名于黃太史托于汪來僧某歛而粒之以郵  
四方之行脚者此盛舉也敢以告荆之宰官長  
者與青原之道而繼劉虬羅舍之業此其時也  
經曰客有往來郵常自若荆人勉之

題供僧籍

有募米供僧者有募檀越代供者募米者某講

滿碧堂集

卷十六

七

席某期叢林某功德主某此其施也有據故人  
樂供募檀越代供者羨願供僧若干今日遇一  
人募齋僧幾許明日如之有樂施者即籍名簿  
上其人為具供如法畢其數而止僧無貯糧之  
煩轉輸之苦主者信其無他亦樂為之供故行  
脚之人宜之明僧舊有是願青平居士代為乞  
言余謂若但欲沙保香林禪而已則如前所云  
募檀越代供者其法簡其願易卑明僧酌之

募建青門菴疏

凡山川要會處人士都雅俗華而好義則其間  
刹宇必多故今京都吳越精藍基置而文章禮  
樂亦甲中夏夫衣紈繡而過者入村落則老稚  
聚而駭過下邑則士竊議指其贅牟通都則常  
其習固也往余為童子時與諸巾冠者遊見圓  
頂而緇者則群指曰楊墨稍長讀子史書夢及  
二氏笑曰此何與子與氏舌而是時士競操觚  
業以諛時目故亦習子史及擇老之淺易者士  
之入伽藍者揖必至蹀見僧乃不怒迨先伯修

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說函蓋儒釋時出  
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以為大道可學三聖入  
之大旨如出一家見行脚之稍能談者揖而坐  
上座事二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藍禪室者遂  
亦數數修飾浸循有大國風青衿之士口者什  
六身者什三唯一二老儒守陳編久者不復信  
世雅不重之故不勝也沈生從余講業及熏聞  
貝典熟甘為瓜渚里人渚中人士習為修雅將  
闢禪舍以容桑門余顏其楹曰青門忘里也且

以識下邑之文漸埒上國也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恠曰柰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渚中人士業知之已慎無惜種語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諸天寺募疏

平樂去余村二十里而近平疇碧樹與岡巒相錯夫約風景似余村也去冬始一履其地問所謂太歲岡者村民皆曰不知而諸天寺倚高阜剝落荆杞中寺雖敗落而遺蹟未朽過此則為

瀟碧堂集

卷十六

九

畦為澤無復一卷疑所倚即太歲岡也寺本供調御而額以天不稱夫取祈年未央而省署之伺者知其不合民惑於福田而躋竈於輿此下凡之通病也昔無盡居士問孔釋孰勝妙喜曰孔氏師天言必以天為則如來以天為部辟則臣妾臧獲也余故曰額以天弗稱諸大檀信既有意丹碧之矣盍併其名正之夫邀令長之福者寬其稅額復其身而已邀天子之福則為通侯為卿貳是在諸檀越取之曰子曰必也正名

敢為福始謹如所約以告里氓曰予名某世為里中望族

### 題王路菴疏

往來衲子侈談僧郵者曰丹陽曰吳江曰西興而姑蘇之王路菴為最余友死心適從越來談未合齒而菴之鳩材者至持余友錢兼山曹魯川書各一通為質以吳楚地遠不得余一言人未信也余告之曰菴主之願王余令吳時質諸目山居時質諸耳師來又復質諸兩宰官牘余不敢為妄語綠庶幾檀那以信王路菴者信師是在師深心與廣長舌而已勉之

### 公安二聖寺重脩天王殿疏

環荊州之精刹以千數而二聖最古具異濟川居士載之碑甚具邑中雖膏宿莫有知者余童年過而讀之駭以語吾兄然未知濟川何等人也後讀五燈始知為不動軒主人妙喜所印可者徵斯人則二大士之跡不傳即寺亦莫知所自始也邑中文獻絕無可考自有茲邑來姓名

一無見史冊者流寓宦蹟稍稍有之而亦不詳  
子史所載至不能舉其名至於子貞少陵之屬  
稍名之已而羞藻之義闕然僅僅一智者禪師  
為邑產邑人多不知記者述其所自或曰潁川  
人不知其先以公封邑而至也獨荊州碑中載  
有茅穗油河事可為的據而茅村之暨毋塔石  
級如故然邑人已不知為誰家封鬣耕耨樵  
者日侵削不止其不為鎌刃礪石者或亦髯將  
軍呵持之耳蓋邑人之不好事久矣寺始末載

碑中故不贅舊址為江所齧自柵園移來三十  
餘年去歲始新其垣天王殿架朽而業之有其  
名耳寺故以二大士現忿怒像故置四天不貌  
而空其殿夫空之是已余意當範智者大士其  
中益以遠上人寶珠之屬併祀呂庾而下諸大  
宰官客子及茲邑道德文行之超越者使來者  
一入斯堂而文獻宛然在目亦士林之一快也  
夫四天子以護法著稱諸禪伯天子之所禮也  
王臣宰官遺教之所囑累所以助四天子於明

明者也諸君子悼文獻之久湮思盛事可以義  
起也雖微福因遽寧挈然已乎靈公善語邑長  
者於予言必有合也是乃餘雲山而吉而歐  
其募作板橋公之  
十一舟拉十二月梁車蹄格格以驅以行維茲  
紅板孰不得方米糟塊圯水遠道長稽首哲人  
開箱啟囊無偏無頗來者堂堂題籍伊誰曰東  
省卽厥歲在寅厥律始商余言余笑曰吳省

題請藏疏列

瀟碧堂集

卷十六

十一

雪浪之高足曰某去秋詢余柳浪遂入蜀謁傳  
大士因得縱觀播形勝還為余言余笑曰是昔  
為無最足王國土今遂為慈氏樓閣煙水是同  
願童子勿生二想也復窮其所之曰將壯入燕  
遍叩諸大檀乞靈文一藏歸雲浮山願居士為  
引其端於是石公為之說曰師遊雪浪胸有  
全藏欲楷後學名言是伏維雲浮山徧吉所相  
霞光烟靄現六牙象於赫天子以慈德玉黃卷  
赤軸施彼萬方行矣善財當仁不讓如龍乘雲



如鳥入曠白馬歸來為法中特稽首大檀歡喜  
是望作智慧因佛種無量

普光寺疏

茅穗佛所自出震旦之法由之以興荊州碑所  
載與統紀雖不甚合然覈其名與其故蹟智者  
為里人無疑也今里中人指其近似皆附會大  
師或云智者於里中建名刹六而普光報本南  
觀音皆是智者嘗云建寺三十六疑此亦在夫  
師以酬恩南還此地乃其生緣安得無刹迨台

瀟碧堂集

卷十六

十三

教東渡中國之人至不知有三觀而錢氏王臨  
安始還故物大師之迄晦而不章久矣夫中國  
學者至并其教而亡之而何有於尺椽寸塊也  
且孱陵自隋唐迄今代人物寥寥文采著聞不  
得一指中間闡宗乘者亦纔得一二衲要之門  
庭互異則又非彼門下客也普光寺頽久矣近  
邑長者多談禪那諸鄉落所謂藍舍者皆雲興  
而大師所創立尤屬意烏里大姓競為光復且  
曰值今大有年半村落中可具無煩也告以告

袁子袁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 善提寺疏

善提寺余一再至其地比他刹為淨今之所謂刹者名雖精蓋實則禽檻豕狎也又其上則精丘澆汙也甚或青豆之房以貯黛綠雨花之館以奏滛哇而善提寺以少僻遠遂無復此穢然門殿皆不甚飾寺僧以余舊遊乞余為引余曰此淨地諸檀那所習也余言何足重諸上人第瀟碧堂集

卷十六

十五

以淨因感之無弗得矣

###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法慶嚴寶池瞿曇現穢方唯有藏大士刀火作家鄉閻浮提衆生念念迫炎湯閉眼與閉眼俱伏大士光動念即泥犁遠不隔尋常以我念不淨致彼劫茫茫辟如四方空因方作短長窮方不可盡空亦不銷亡我來禮德山金聚拜空王渺渺白蓮社莫莫青豆房靈鐘存古閣騫舉若鳥翔苔斑生繡題溜雨駁金床行道猶不忍給

孤豈相忘稽首欠檀那丹碧借輝煌露電理歸  
盡繁華夢幾場失足劔戟秣舉手得清涼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

花藏無形段毘盧亦不實如塗粉虛空如雕鏤  
雲物云何雜花內藏塵現尊特德山妙嚴閣名  
為毘盧設中實無毘盧如舜若多質舌相出風  
柯慈容現治月蒼巒與秋緒敷演無間歌我以  
無眼觀觀處離林樾衆生全眼塵云何得超越  
我我女六像金王恣裝捏花冠耀青髻寶衣披

瀟碧堂集

卷上

五

古摺低頭及合掌恒河沙功德窮子背慈父百  
城間經歷無實不由權佛性緣可得一彈指莊  
嚴萬劫黃金色他時見毘盧莫道無交涉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文村沙嘴突江生怒波直齒孱陵城披髮大士  
伏劔行盤渦曳出古蛟精老涎入艸沙石腥青  
獮猴鑱川波平雕題紅楮碧軒楹鑄金冶鍊玄  
宮成霜摧雨折歲屢康懷梁額上菌芝生行道  
過者涕淚零道人稽首叩階庭青錢赤瓦出箱

藍綿絲一縷沙一星  
昆沙天子作証明紅髯碧  
眼靈官靈

題光中鳩材小冊

珊瑚為堂木難室荷葉山頭雲似璧  
金色頭陀倚花立番鐵柱杖青皮笠  
辭我遠入湖湘澤紀梓梗楠被天黑  
青鬢白面盡檀越老去髡頭少  
作客薦地相逢如舊識

募修吳氏橋小引

澗如帶流且駛枉梁不飭塗者死  
舊鬼嗷嗷喚

瀟碧堂集

卷十六

其

新鬼小人無和  
君子耻橋南橋北皆仁里  
濟川題柱從此始

題承天寺募冊

西風夜吼君章宅蘭死蕘枯覓不得  
一丈艸深欄楯寒寶池波湧車槩裂  
勝蓮國土化如來飛溜濺面髻堆灰  
試語王舍城長者慚愧金銀佛  
寺開

題龍堂寺僧募冊

龍堂飛雨濺窓濕苔色斑斑生古壁  
彫疏半毀

柱高立漏痕界徧黃金色衲子欲言面羞澁試  
介烏紗作檀越積露為波江可得東隣土里賢  
相識山自銖忽大千伯等一金田無差別掃却  
莓堦貯空月琉璃地上光澄徹

禪堂募麥引

綠疇初滿黃雲甫截浮空麥浪如海斯湧滿車  
汚邪似雷之殷當斯時也折楊黃花之歌遍于  
井閭缸面甕頭之春溢彼堂榭而應供大士腰  
懸空盜赤鬘淨侶楞然盈塗是可忍也心實憫  
瀟碧堂集 卷五 七  
之厥有白足分衛諸方寧爾余踵填彼飢壑仁  
人之心儒者所與取不罔之用弁首簡

書檀度和尚舛菴引

檀度和尚告我曰去邑百里為站過五里為黃  
鐘堡有居士願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敢言僧  
郵僅一歇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  
不取錢當其至則逆旅即主人也來若歸舍當  
其代則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脫屣不剪茅粗備  
風雨而已不墁飾泥土而已敢煩長者引其端

袁子聞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衡嶽當偕數衲  
過汝且觀汝新臥又觀彼玉居士信根生熟如  
何若果善人多也雖不佞亦願擔瓢款笠婆娑  
乎其間也

髯僧銅塔冊

胡僧碧眼鬚三尺風吹冉冉掛金錫黃金範塔  
等山齊走遍渚宮與湘澤南中冠帶簇如雲誰  
是堆沙老阿育衲衣三度散秋風又踏峨嵋千  
仞碧蜀山銅鐵走華夷高船林林同瓦礫是中  
瀟碧堂集  
卷十六  
六

衆香林冊

衆香國裏花深處鸚鵡迦陵旃檀樹子山樓北  
色堆嵐中有峨眉大士路禪關隘塞宇傾欹金  
錫如雲掉臂去幾人曾徑落帽山誰家不上龍  
洲渡二十一萬肩摩國揮汗成雨袂成霧戶擲  
一錢丁一縷梗梓象章頃刻具赤面修髯怒者

誰布金長者驀相遇

雙田寺冊

雙田開山目李唐霍焰推為瓦礫場  
茭葑誅杞作雲堂鏡水不波菱茨香蘆  
荻花飛滿寺霜刺株為佛如人長辟  
支羅漢儼成行頸腮不辨臂怒張腰  
弓背曲色沮藏皴皮皴目苔蘚裝黃  
面老子面不黃雪山行苦骨羸挺爰  
有大心擅越王銅山金埒珠倉箱入  
門四顧淚徬徨融膏冶液告四方三  
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橐囊東  
村西社皆蓮鄉

瀟碧堂集

卷十六

十九

或書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橐囊  
王臨山金埒珠倉箱入門四顧淚徬徨融膏冶  
液告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橐囊  
或書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橐囊  
或書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橐囊  
或書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橐囊  
或書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橐囊  
或書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橐囊  
或書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橐囊  
或書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橐囊  
或書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橐囊

瀟碧堂集卷之十七

夫子曾出齋必石公宏道中郎撰

父善豈其曾無父麻城李長庚西御閱

外雜錄問曾無父麻城李長庚西御閱

齋宗題出世大孝册陳春暮齋至不辭

陽明先生少時遇一僧枯坐先生訶之僧驚起

與語移時僧大快恨聞之晚先生詰曰有父母

否曰有因導以不可解之情僧泣而謝復中冠

如初天如禪師嘗有書寄其弟勸其父母持佛

瀟碧堂集

卷十七

名字書詞甚苦噫此出家兒事父母之恒式也

使陽明所遇僧知此義當不勝彼冠中耶夫世

間冠中多矣豈必皆曾參哉今之議僧者不過

曰南叅北詢使其父母不得朝夕而已夫孔子

儒宗也日與其徒侶朝齊暮衛至不得煖席則

於人間問省掃哭之儀亦踈闊矣彼三千七十

人者豈其皆無父母眷屬者耶使今之世有一

夫子者出儒者必譏之曰此輩不耕不宦牽引

數百干游談不根之民內忘其父母而外務為



輕逸此不孝之尤者也噫道之亡也久矣道亡  
而人倫隨之矣儒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朝供  
而夕養非至也唯道則至之故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夫唯人子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其父母  
使其父母皆有一夕之樂而無百年之憂乃為  
至孝儒者之中若何求兄弟若阮孝緒皆至老  
不娶而以孝聞於世其道得也某禪人母年九  
十二矣四十而持節五十而斷肉持珠念佛以  
安養為期豈非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若母者  
耶此即天如之執則釋氏所謂人倫之至者也  
若夫陽明大儒之言固儒家之繩尺也師既已  
圓頂而方袍矣又安所用之

瀟碧堂集

卷七

二

題澄公冊

澄公叅禪上流也潛夫比之空谷足音良然今  
之高僧以止念為究竟者多矣提話頭則云此  
塞識情法也念佛則曰此攝念法也此與無想  
外道何異夫念無時而不動也雖昏沉冥嘿亦  
動也念無時而不靜也雖朋從爾思亦靜也求

月於影則月隨風覓影於月則影未始不寐也  
昔有牧兒過溪上見水中金沒而求之無有也  
起而俟之金見凡十沒而求至昏不得牧之父  
過而詰之牧曰水有金目得之而手不可探也  
兒困焉不能釋也其父窺而笑曰是影也而金  
在樹甚也兒之稚也躍而上遂得金澄公既已  
知影之非是能於動靜之外觀月者也月其有  
不得哉

識雪照澄卷末

卷中小修有夢中過老僧  
謂予為坡公後身故末段

瀟碧堂集

卷十七

三

云云

東坡戒公後身也戒倚柱譚笑而化當時以為  
異而其得法上首某者初時以戒行藏落人疑  
似遂不復執弟子禮是其人豈知戒老者耶然  
坡公答叅寥以為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  
行相調伏則戒公因地似亦有招之矣坡公作  
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兒弄丸橫心所出腕無不  
受者公嘗評道子画謂如以燈取影橫見側出  
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其至者如

晴空鳥跡如水面風痕有天地來一人而已而其說禪說道理處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謂吳興小兒語語便態出他文無是也明教愕然起曰世謂坡公譚理明徹極矣公何忽有此論適遊山記在案澄公方讀兩赤壁賦余曰前賦為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叙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釘釘歡笑自羨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默契而已故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活祖師也其說禪說道理世諦流布而已明教曰然則老僧謂公為坡後身云何余曰有之嘗聞教典云前因富奢極者今生得貧困身坡公奢於慧極矣今來報得魯鈍憨滯固其宜也明教目雪照照撫凡久之

題寒灰老衲冊

窈音云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謂佛法不可  
以三昧靜勝得也六祖云惠能無伎倆不斷百

思想謂佛法不可以塞情去念得也隨緣任運  
謂之任病有斷首者謂之覺礙先禪於此分疏  
不下權設話柄訛傳既久窠臼從生即此話頭  
墮前四病如人飲藥藥忌同服久而不効遂罪  
古方之不靈豈不悲哉盜問於盜曰盜可學乎  
曰不可學也予試為之盜踰垣而入穴墮及床  
主人子方寤失物忽大啼哭主人將下盜者大  
窘欲出不得私為覓物納主人履主人納履得  
物遂不果下盜者潛出謂其人曰子不教我幾  
年試以此求之

雲影字解

即明教居士之別號也

雲未嘗有心也而變幻起滅若有司之者是亦  
心也莊生曰吾之兩待又有所待而然者耶飄  
飄而來分片而滅以為有物條同太空以為無  
物屯膏走月余嘗登高巖見其絮絮然沾吾衣

屨也少焉為美人為蒼狗為魚鱗鬣似有魂魄精神者已而晴空捲紗青紅攔然又不知窈何之也其有歸耶其無歸耶古先生曰如夢幻泡影雲即影耶抑非影耶夫空潭黛碧入而成色雲之心能不有而巧於幻其有者也居士但於影上覓心則兔角烏求於影中息影則水月可掬矣因易字曰雲影應作如是觀法王法如是

紀夢為心光書冊

壬寅秋余夢入一卷有釜十五白粲如丘積問

瀟碧堂集

卷十七

六

之曰王路菴也一碑上載祝枝山為此菴伽藍夢中了了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據者莫如夢而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因又非余臆中事是則奇矣枝山書法為當代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至其一詠一笑有晉人風騷壇之士傳為口實米顛而後一人而已余嘗論古人如東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蘇子瞻輩皆實實知道而畫苑書法下至薄技能之入妙者若其資非近道技與神卒不相遇夫画

如吳如顧書如王如祖輩豈可以技能之士目  
執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  
其技不相遠同者既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  
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失異乎人  
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甚  
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沒也又  
分身入流于諸神鬼之中於是人見之曰人神  
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為  
異者未嘗變也辟如投毒于乳變而為酪變而

為醍醐變而為餅而毒未始變也余于世之名  
儒大僧偽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估傭保  
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  
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遇者敬之若先賢古佛  
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王路菴心光所創立者  
也夫菴山名士豈齷齪衲子所能招致者則心  
光亦異人也適鳩村僧還持卷索書因為之識  
其事以寄菴主他日菴中當為一段佳話也

通禪居公安六易歲治藏經續諸居士建閣已  
通又移續葺經之不次者始通來肥暫魁然也  
今遂如削且它適長揖謂余曰僧少而驕憐長  
為豪達得交諸貴人晚思為有漏因遇諸居士  
得少畢初願今乃思名山遊將發匡山過余鄉  
之三茅憇焉以次踏洞庭馬跡航五湖捫天都  
之巔遵海而南放于宇歷覽齊魯之勝蹟杖策  
日觀峯觀日出烏截出少室太行坐玉女洗頭  
盆求所為臣靈斧者觀之然後覲曼殊于清涼  
瀟碧堂集

卷七

八

禮徧吉于大我放舟三峽過柳浪袖中出峨眉  
雪與居士談百城之槩未晚也余曰壯哉十五  
載為期可矣余豈守柳浪一區水者他日不知  
邂逅何山余既魚服師面日皴恐不聞聲亦復  
不相識矣

為寒灰書冊寄鄖陽陳玄朗

郢諸生張明教者從沙門寒灰遊過余柳浪謬  
謂余知道者以一大事為訊余告之曰夫二君  
子皆儒而禪者也佛氏以生死為一大事而先

師云朝聞道夕死可也亦一大事之旨也今儒者溺于章句縱有傑出者不過謂士生斯世第能孝能忠廉信節即此是道然則使一世之人朝聞孝弟之說而夕爲蓋棺可乎且七十子之徒其中豈有不忠不弟其人者而殆廢止于子淵一貫僅及魯氏是何說也迨程朱氏出的知有孝弟外源本矣而又不信生死事大夫聞道而無益于死則又不若不聞道者之直捷也何也死而等爲灰塵何若貪榮競利作世間酒色

場中大快活人乎又何必局局然以有盡之生事此冷淡不近人情之事也是有宋諸賢又未盡暢朝聞夕死之旨也至近代王文成羅盱江輩出始能扶古聖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擊文武鐸以號叫一時之聾聵而世之儒者疑信相叅其疑者固無足言所謂信者亦只信其皮貌以自文其陋而已故余嘗謂唐宋以來孔氏之學脉絕而其脉遂在馬大師諸人及于近代宗門之嫡派絕而其派乃在諸儒至于今所謂



螟蛉者亦絕儒禪之統緒不惟不見其人兼亦  
不聞其語矣今寒灰子儒心而緇服明教禪心  
而緇服是其中必有得也願有以益我寒灰又  
言鄭有佳士陳玄朗者跡遊纏內而心托方外  
是亦可語儒禪之旨者也乞居士一言以詔之  
余曰無他說因書以付去衲

贈小僧習之說

沙彌性成寒灰弟子也余與諸衲遊德山成偕  
來暇日乞字于余余字之曰習之談語云習見

澆碧堂集

卷七

十

習聞佛氏亦以惑之不可伏斷者曰習氣豈真  
學究家所謂學之不已如鳥數飛者耶夫沙彌  
所習者曰戒曰行此以習習者也非以性習者  
也性不可見不可聞習亦不可見不可聞以可  
見可聞者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壞如以  
盲習明以剛習馳萬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壞也  
以不可見不可聞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  
成如以空空空以水歸水如鼓扇風中雖有大  
智不能測也故曰成也有人問尊宿如何是不

動智適沙彌掃地次尊宿處呼沙彌沙彌應諾  
尊宿曰此非不動智乎又問如何是住地無明  
尊宿因謂沙彌如何是你佛性沙彌茫然尊宿  
曰此非住地無明乎而今要會得性習義只在  
茫然處會取

### 明教說

居士張五教郢諸生也潛心直指之學高僧寒  
灰易其名曰性宗而求字于余余因字之曰明  
教夫宗與教有異乎無異也子思曰率性之謂

瀟碧堂集

卷七

十一

道修道之謂教性即宗也教即體此宗者也俗  
儒小學以耳聽目視為性者多矣古佛破之曰  
天命之謂性天與人反言天則耳目思慮不行  
是謂未發是謂不睹不聞彼昭昭靈靈者是率  
耳目思慮非率性也既不知率性于是閉其眼  
塞其耳卷其舌凝窒其意以求所謂性而性愈  
遠矣楞嚴諸魔皆從閉眼塞耳中來者何則  
不知性之本天而以人為參之也故先佛云一  
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色身即眼耳內即

思慮也。儒宗出睹聞外求，故致之則天地位萬物育。禪宗絕心意識學，故一人發真十方皆殞。天地位萬物育，此震旦古佛之教也。非耳提而面命也。十方消殞，此西方聖人之教也。非黃卷赤軸也不殞，則不位；不位，則不殞。殞與位似反而實相成也。夫宣父當年春秋之天地亂極矣，宣父固致中和者也。而何以不位？若此固知非一番消殞，決不知吾夫子位育功用也。居士儒服而禪心乎？抑禪服而儒心乎？唯居士自命弟

一莫作分別想也

題鄭節婦傳後

往余為節婦詩有云淚濕瑣窓花紅紫也成血。又云裊淚看零丁，忍作山頭石。蓋謂稱未凶者形影相弔，必至哀號呼天而鄭母獨以不淚殆將安之異乎？吾所聞也。昔孔北海小兒女聞父被收，了無異色。北海問故，乃云大人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蓋已知其不可柰何，故安之。鄭母之不淚，其智有過人者，不獨以操也。鄭母為方

子公好年二十喪所天今將六十子公手書其  
大節數條示余余異之因為識其後

天地任萬物育此處其方與  
面命也十方明殞此而方聖人之教  
亦軸也不論則不任  
徐景鳳元輝參訂  
而實相成也夫直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且父回致中神者也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

卷七

七

天命之謂性天與人交  
吳士根昨吐平書  
是謂未敘是說不  
門人袁升度無涯初校  
耳目思慮非平性也  
徐景鳳元輝參訂

大將總制示余余異之因識其後

子公好年二十喪所天今將六十子公手書其

瀟碧堂集卷之十八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尺牘

黃平倩庶子

弟以午節後挂帆挾數老衲入匡廬幽巒邃谷  
無所不探生平所見名山此為最奇伯修素有  
登臨癖恨不見此人生足力健時何得輕易蹉  
過也海內道侶零若晨星死者不可見活者不

瀟碧堂集

卷六

一

可聚弟此回亦欲入山後會遂不可知雖嚴親  
尊命屢以出相迫然懶癖已成孝緒之絕宦與  
太真之絕裾心或有可忍不可忍也玉泉奇勝  
明歲結室多在智者洞一以便靜修一以遲長  
兄歸道也聞欲剋阿彌疏鈔於襄本有疑此不  
難辨但檢玄裝譯及海東疏若無此語義為後  
人增益無疑若弟斷然以為後人增益非疏則  
說也

顧升伯修撰

別時卒卒不及吐一語因憶往昔踏月射堂聽  
歌曲水共約此後當覓稻田廠前後一片地為  
看花待月之所曾未幾時而出處生死有同夏  
雲人生何事可算得也弟世情覺冷生平濃習  
無過粉黛亦稍輕減即有時對清歌豔舞亦如  
花鳥之寓目自幸心中粗了可以隱矣六月內  
徧踏匡山水石勝絕自恨宿因不深不得為此  
中淨侶至真州遇三弟備知兄近日行履兄才  
識蓋世閱事已久若於此事稍稍勘破人間佳  
瀟碧堂集 卷六 二  
惡情態真不直兄一咲也

李湘洲編修

弟不知兄已壯發前此曾馳書奉問與兄兩年  
別耳而光景苦樂有同朝夢眼前事除却死真  
無一可算者也兄有才識又有膽獨道念未  
切或為眼中粗惑所轉弟往時亦有青娥之癖  
近年以來稍稍勘破此機暢快無量始知學人  
不能寂寞決不得徹底變用也回思往日益浪  
之語最多以寄為樂不知寄之不可常今已矣

縱幽崖絕壑亦與清歌妙舞等也願兄早自警  
發他日意地清涼得離聲色之樂方信弟言不  
欺也

龔惟學先生

其此回得請甚快今年粗了匡山此外別無分  
毫想兒孫塊肉耳田舍郵也身體手足偶而已  
皆不足安頓計較客居柳浪館曉起看水光綠  
疇頓忘櫛沐晨供後率稚川諸閒人杖而入村  
落日晡棹小舟以一橈劃水多載不過三人晚  
瀟碧堂集

卷六

三

則讀書盡一二刻燈下聚諸衲擲十法界譜欽  
負金放生暇即拈韻賦題率爾倡和不拘聲律  
閒中行徑如此聊述之去牘以當一夕佳話也  
又

聞嵐地寒甚而尊殊不以為苦懸鞭撤棘浩浩  
然如處花林醕國此其地則寒而民則煖何恠  
尊之樂之也然為嵐計則願必世百年為主人  
計則願得一內擢稍釋拮据之苦優游二三長  
者之間課山水之興結當來之緣種花賦詩隨

口即謳此亦生人之至樂而其與遊菴翁負簪  
先驅者也夫尊豈戀戀一官者哉雖然白香山  
七十致馭自以為達陶彭澤八十日為令自以  
為苦兩人者所遇不同其趣未始不一也某近  
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  
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  
充餘則施之是為損事要法蓋有一分餘則有  
一分興作罔度小餘則造房治產大餘則為孫  
子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栢欲楠田則欲膏欲沃  
瀟碧堂集

卷六

四

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倖其長且久此無  
他資有餘而心為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  
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始以為矯談今乃信  
之往曾與黃平倩言但看長安街夜半時古廟  
冷舖中乞兒丐僧勦勦如雷吼而白鬚老貴人  
擁綿下幃乞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宗少文之言  
驗矣

何客部本江

作字時又九之次日也方杖而出偕數衲往玉



泉收堆藍山色飲仙人掌茶此地兄宿經由他  
日入沮漳聞路人云智者洞中有一老頭陀鬚  
髮如敗葦身若豎銅飲嵐卧石語人以目不以  
口者是必我也兄去旌節屏侍史踪之或可得  
不然與鹿麕同馱而去

雷元亮郡丞

往真州聚首時高呼暢飲大快也已而萍迹東  
西人從匡山道上来輒問問輒無有不快快數  
日者不謂今者遂在照臨之下也初意欲渡江  
瀟碧堂集

卷六

五

值先姑後事東馳西走耽延至今抑野人制不  
入城府亦硜硜之小節又則部民分勢隔絕某  
雖樞衣臨之以老公祖擁之以皂帽恐之以白  
皙之佐史能遽若曩者之懽呼譁浪乎此某所  
以未出門而先次且也觀至此得無捧腹而重  
笑其迂耶一介之訊聊復申意伏惟照察

黃平倩

叅山道中逢胡舍人得兄手書具悉近况此山  
奇絕其石則崑崙玄圃其宮室則祈年未央其

樹則孔明廟前老栢也匡山之勝以澗以瀑其  
他不當香鑪一峯五老差敵耳未知我肩真能  
伯仲否也學道之不利官久矣當事者之意將  
以解官難諸大夫此猶縱魚於壑而放鳥于山  
其誰不快然弟亦有此言謂既特釋子戒口斷  
葷血身斷冶媠心中斷却了子孫田宅之想諸  
皆可斷而官獨不斷何以自解於天下也當事  
者此舉未可謂非一番大鑪冶也家之不可學  
道猶官也官有友而不暇家則暇而孤唯遊可

兼得之弟意欲春秋入山諮訪冬夏則閉門讀  
書而已既已囿出世一大事而其腸胃所貯若  
依然只俗子家物何若不談之愈哉古人學道  
貴密不惟令人不覺其長亦且不盡見已之是  
即如布施一事随分周隣里鄉黨則密必名山  
大利通邑大都則愚者駭智者笑矣五度皆然  
舉一可例吾輩所謂持戒精進得無有不覺不  
知墮此區宇者耶此飲藥而服忌不若不飲之  
愈也弟近來痛省此病故言及此所謂臘月扇

子恐南地寒暄不常耳

陶周望官諭

去年入匡山今年入太和天目洞庭直魁丘耳  
兄真解官去弟來春當之西湖偕遊天台鴈蕩  
便了却武夷普陀諸約新其所常見而證其所  
不至亦快事也會胡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  
進弟謂諸兄純是人參甘艸藥中之至醇者若  
弟直是巴豆大黃腹中悶飽時亦有此子功效  
也家父迫弟出而弟懶於母事性僻而踈大非

瀟碧堂集

卷六

七

經世料材弟又生計減少數掾殘茆十畝秫田  
已付之妻兒管理身口自足無庸勞薪仕途弟  
客寄村廬四方道侶分餐而食雖親戚朋友亦  
不責弟以常禮及告以風水田宅往來酬答之  
事弟公然一方外人也然弟尚以為苦出門雖  
敝衣踉蹌人必指曰某官人數日一見妻子或  
告曰某籬落壞兒子某廢學黨中有不解事者  
至言及鄉里間不平之事未免動念若一離家  
併前數事亦無眼中得不常見爛熟人雖俗亦

快也靜虛兄恐已歸所云頓除漸修大非弟指  
不知以何為修若云蔬食齋腥是修則牛羊鹿  
豕亦蔬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則訊狐蝠鼠亦  
不眠也若云一念不起是修則無想諸外道亦  
不起也若云騰騰任運不着不滯是修則蛙鳴  
鳥語亦騰騰任運也楞嚴經云一迷為心決定  
惑為色身之內凡六根可攝持皆身也可分疏  
悟入皆身見也所云漸修不知當從何處着手  
靜虛若未去幸以此字示之

瀟碧堂集

卷六

蕭允升庶子

海內交游如兄丈之於不肯兄弟有幾夫世有  
膚交有骨交有氣交骨交則荆聶之儔也氣交  
者氣味相合如水之於鹽自非性命相期胡以  
至此若兄丈之於先伯修是已憶壬辰之歲弟  
初獲交於諸道友先兄踞壇而坐念方則之大  
論難疊出足為千載一時曾未幾何而東零西  
散念方既已下世先兄繼之射堂秋月有若隔  
世人生會合何可常也弟已絕意仕進而家父

意尚果然未便驅弟出山菴居柳浪湖長楊萬  
株柏千本湖百餘畝荷葉田田與荇藻相亂樹  
下為園瓢茶瓜蓮藕取給有餘弟又不常居鄉  
纔了匡山便入太和解夏後入衡嶽遇緣則住  
不則去亦足以樂而待死矣知兄信我漫一及  
之不可為不知者道也

馮尚書座右

方春卿之命下凡在門下士無不延頸舉踵且  
慶且懌者無何而東朝建二十年廷臣所爭

瀟碧堂集

卷六

九

而不可得者一旦遂定此雖主上獨斷抑亦  
吾師之將順者潛而速也某殊慳緣不獲一覩  
其盛居常持鏡自照此等骨相豈堪入甘肥場  
自分與吠蛤鳴蛙一體歌詠太平亦樂而甘之  
雅師席日遠萬萬不能忘情海內如師之愛門  
生忘其百漏而取其一得者有幾某豈木石而  
不自知夫以某之拙似傲懶似慢雖同輩或不  
可堪而師愛之惜之終始如一日某獨何心能  
不填胸刺腑也自恨才力鈍劣不能建一奇當

一官百負師門唯詩文一事欲稍自振拔山水性命之餘聊一發之而質凡下不合古轍謹錄記文數首山行詩數篇塵覽此于談談得師破顏一笑足矣惟師削而正之然過此亦欲焚却筆斫人生精力幾何若為以有限之精神事此無益之伎兩也即此是名根未盡山中人不破此障亦何異紛華世味也畢竟諸緣皆易斷而此獨難捨或亦文人之業習耶去年游匡廬今春登太和皆竒奧之極解夏後復欲束裝入衡

瀟碧堂集

卷六

十一

嶽海內竒山水計十年可盡擇其地勝而人清者居之俟師他日歸來某方策杖過東海窮覽鄒魯之勝坐日觀而扣雲采與師評天下山水佳絕處以當卧遊此即某之所以報知己者也狂談可笑之甚唯師恕之先兄卹典會典具載謹遣小价上疏伏念先兄講讀四年竟以此卒生平修謹無纖毫過講明聖學似亦朝賢之所許可倘荷特恩蔭卹贈謚皆例所有是在尊師主持耳然亦未敢必疏之當上否也唯尊師

裁之

答王以明

居士畏語言建立為地獄業火之是已獨不畏  
易解亦語言建立乎若一切論著皆去而易解  
不去是未曾抹却語言也此即犯妄語罪若以  
論說為建立易解為非建立是自語相違也此  
即犯兩舌罪妄語兩舌非泥犁業乎居士何以  
自解不解則無以曉喻迷人解則復犯語言建  
立矣豈惟居士伏羲文王便是招頭矣故走謂  
瀟碧堂集

卷六

十一

居士非真畏語言者也不若留却且消遣閒日  
也太和諸詩奉覽幸即擲下記尚未成時方結  
夏料理楞嚴宗旨故未暇作文字業耳走非畏  
文字者也併此無畏奉施居士納不往曾藏得  
易解數本今已盡矣有得意處幸一見示

答陶周望

藻來具知真切矣山居頗自在舍弟近亦喜把  
筆閒適之時間亦唱和柳浪湖上水月被搜無  
復道處往只以精猛為工課今始知任運亦工

課精猛是熱鬧任運是冷淡人情走熱鬧則易  
走冷淡則難此道之所以愈求愈遠也弟學問  
屢變然畢竟初入門者更不可易其異同處只  
矯枉過直耳豈有別路可走耶據兄所見則從  
前盡不是而今要求箇是處此事豈可一口盡  
耶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纔有重處隨即剿絕  
今日之剿在明日又為重處矣遊山若礙道則  
喫飯着衣亦礙道矣如此則兄真如陳同甫所  
云雖咳嗽亦不可者道實礙人之物人亦何用

瀟碧堂集

卷六

十三

求道耶

王則之官諭

別處十年然已兄奮忽二載長安聚首之樂  
不啻隔生不忍言不忍言近日學問得剿絕不  
陶周望是真實叅禪人雖未入手然其進不可  
量也黃平倩亦甚勇猛數得長安書云有趙少  
卿王行人左侍御王刑部皆卓然有大根力叅  
究此事恨弟老懶無意復出不得一扣門牆諮  
決尊兄往來南北當有所遇實證據慶幸一一



示我弟雖不敏尚能削骨瀝血乞半偈書作將來淨因也弟明春欲南行了天台鴈蕩公案若尚在南亦一快事弟頭髮已有數莖白者如則之當滿頭矣

王百穀

每逢吳僧來輒首訊百穀聞動履倍常則大喜謂風雅道衰尚賴此老成人撐持也明春入台蕩取道兩洞庭百城烟水中首扣大知識想翁不作德雲面孔費不肖七日外鞋錢也綿竹僧瀟碧堂集

卷六

十三

荅徐見可太府

東南之遊極于五泄將留台蕩普特以為後約仁公既期以來春便當執策從事矣近日移居山莊去城一牛吼地山中老松千本修篁萬竿頗足自快干霄之幹以障風露枵中之木以當菴廬蒼髯之藤蘚皮之石以為友朋此樂非仁公恐不復見賞不然未有不以為癖且痴者山行注一路程本字也何足煩大筆政復劉邕之

嗜明公或偶同烏使夫鄉里之士知癡而僻者亦偶見賞于大人君子此亦賤士之榮遭也干旄北矣野人卧山南而送之亦復近誕然自以為知仁公之深莫野人若也故且畧形體以事君子

又

于鱗有遠體元美有遠韻然以摹擬損其骨辟則王之學華會稽徐文長稍自振脫而體格位置小似羊欣書仁公何得遂奄有之不佞下里

瀟碧堂集

卷十六

十四

稚語耳尊叙獎藉過甚將無蕉葛裏而古錦襲乎夫尹夫人之望刑也此猶以色却也今使夷光導而嫫母御能免太冲之擲耶山居已兩月去城百餘里微來札亦不知板車之過谷也山資之乏輒爾饒足自惟無夷門咫尺之義而橫遭長者之施頽頽甚矣既不能長揖道傍隨諸攀轅之後又不敢以虛儀為將唯有北望九頓而已異日者或撰為俚言以歌揚休明是乃蚩茅之所以報耳不具

與耿中丞升臺

往過白下辱翁臺愛至渥比歸山中欲具箋道謝而所謂致書郵者非小人別縉客其意皆有干於東諸侯者故箋竟不致不然其非無心豈兀兀不知感感而不為一言以通也其歸來無所事登臨之暇輒復吟哦如夜蛙朝鵲叫跳鳴躍不能自止其言皆花木蟲鳥退之所云窮年枉智思倚撫冀壤間者要無足為翁道但公退之暇借以發笑時亦有之如排場嗑瓜無益音

瀟碧堂集

卷十六

十五

節大為發譚之資也因舍親楊知事之便附上求教幸有以繩削之

王百穀

楚中絕無江南士人但時有白足赤髻耳問王先生近况亦復不曉每思包山天目之勝屐齒輒躍遂欲買舟便道訪半偈主人而堂上白頭往往見勒明年尋一佳題目東下當了此願也王路鳩村僧入楚不能得杞梓楸楠之一不佞稍為區置僅獲蒲柳下村數十株耳其實湘中

富室不能敵吳之窶人僧云東洞庭有陶朱猗  
頓焉且與百穀為戚願得百穀布施蠟花箋一  
幅未識可否山房數額望老手一揮便付去納  
表無涯

不肖詩文多信腕信口自以為海內無復賞音  
者兄丈為之棹行此何異瘡痍之嗜幸謹藏之  
與為不肖護醜勿廣示人也至囑至囑戎戎以  
後稍有著述去僧忙不及錄寄附去廣莊及蕘  
花集詩各一冊餘俟怡山還致之明春當偕家  
瀟碧堂集

卷六

七

弟南行或得相從庠丘道上也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之表於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九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御閱

尺牘

答陶周望

細繹來札似謂此事有生處可習熟處可證此  
實不然所知者決非實知所知證者決非實  
證此事校破與不破耳願兄勿以習氣之淺深  
論人以定力之麤細論道也川勤之悟也而與

瀟碧堂集

卷十九

一

高安終身不相下妙喜之悟也而圓悟痛戒之  
以性氣此等若以俗眼觀可詎以人天眼目相  
許耶白蘇張楊真格式也陽明近溪真脉絡也  
近有小根魔子日間挨得兩餐饑夜間打得一  
回坐便自高心肆臆不惟白蘇以下諸人遭其  
擯斥乃至大慧中峰亦被疑謗此等比之默照  
邪禪尚隔天淵若遇呆公豈獨唾罵呵叱而已  
弟往見狂禪之濫偶有所排非是妄議宗門諸  
老宿自今觀之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禪者也

小修舊見弟如此商確亦以弟為莽蕩今不復  
然矣弟不敢自謂已證然路頭決不備走宗門  
與教原自別派永嘉云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  
滅除令瓦碎如今小根所執羶而悅之者如蛆  
寧復可恨近溪而下真可恨者也願兄高着眼  
莫落斷常坑也令弟卿中相聚亦一快事與兩  
兄相結專以一大事相期故言之不得不力若  
以為此懈慢人無可聽者弟已矣從此專事承  
順不敢復道之矣

瀟碧堂集

卷五

二

蕭允升祭酒

山野姓名生澁分不宜入春明門以是雖有便  
郵不敢輒通一字九方之急千里猶千里之急  
九方也以是舍弟雖在門牆亦不敢以一字道  
謝不知射堂夕月西門春柳猶記往日周旋否  
屈指十年之間故交落落有若晨星伯修墓上  
白楊幾堪作柱百念那得不灰冷也山中蔣花  
種州頗足自快獨地朴人荒泉石都無絲肉絕  
響奇士雅客亦不復過未免窳窳度日然泉石

以水竹代絲肉以鶯舌蛙吹代竒士以蠹簡代  
亦畧相當舍此無可關懷者也此近日未盡習  
氣也遇有道者不得不暴以希懺悔

顧升伯宮允

山中粗足自遣便不思出非真忘却長安也然  
村鄉自乏人與語如東阿晚年門下皆廝養允  
才那得不念應劉諸公明年思一遊台蕩已決  
意東下壯遊念尚未動不知傾倒何期人生幾  
何歲月而隔絕若此假使再見亦恐兄白髭黃  
瀟碧堂集 卷十九 三  
閣老矣舍弟感念殊甚此自仁兄交道弟亦不  
敢言謝

金給諫

弟之懶而踈兄丈所知也若以形骸之外觀弟  
踈節濶目似猶可贖若以世間之必不可已者  
責弟弟為戾人矣然弟已知骨態之不冝蔽  
長林而嘯水石殆將終為龍鐘偃蹇甘與鹿豕  
為伍則其人果不可以禮數責者也弟自不敢  
齒於世而世肯與之齒乎世或見責之無益遂

從而置之亦未可知此又弟之自解於凡夫者  
也讀至此能無為弟發一笑乎新都人某少年  
有文藻欲以舉子業就正詩有新調六朝佳山  
水何可無佐筆研者乎知仁兄之決不見外也

羅雲連

歐公極稱夷陵山川奇秀向日曾兄都不一言  
又貴鄉多士如此兄皆不能稱述一二豈弟不  
足與言耶抑老髯識不足也弟心已在三遊洞  
前矣倘有便舟當偕數衲入峽一觀元夕後不

瀟碧堂集

卷十九

四

雨當了此願也又弟每遊必挾多衲不知貴士  
可托鉢否不然未免以白腐青蔬困諸君子也  
佳作甚暢他時明倫堂中恐着此騷雅不得致  
聲元定諸公舊雅新知快晤一堂人間第一樂  
也夢寐以之

陶孝若

三弟來極道貴士山川勝絕人士都雅弟傾想  
之至形於夢寐又道仁兄一意參學骨清而氣  
細求之朋輩中指不一二屈弟恨不即日趨侍



春塵尾周旋也。敝鄉塗泥為市，無卷石寸壑可入目，又可與談者極少。諸兄能于三遊洞前施我一袈裟地，弟不啻如渴驢之奔泉也。讀佳詩及諸兄詩珠玉滿把去，役甚迫，恨不即和柳浪春條極，可人能挾諸同學一過不耶？與仁兄同郡同門，又同道，夫何相識之晚然！一相識而遂遺形去貌，又非淺淺者可同年論也。

黃平倩

客歲附一紙，托令弟轉達，正是小雪時節，後聞

瀟碧堂集

卷十九

五

以入賀里，旋此紙亦當浮沉矣。弟近日此心真死矣，邑中頗有流寓者，與之商確甚快。小修近造亦與非復別，兄光景也。此事只求安心，便作官也好，作農夫也好，作儉兒市賈亦好，雜花五十三，知識單明，此義如王趙諸公，以儒而濫僧，皆走別路者也。凡事只平常去，不必驚羣動衆，纔有絲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忌憚之小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實穩妥，無遮攔無委曲，于名利場中作大自在人也。兄利根慧性一撥

便轉弟知兄從此放下千二百擔子勝去却通  
身枷鎖也詩文是吾輩一件正言去此無可度  
日者窮工極變舍兄不極力造此誰人可與此  
道者如白蘇二公豈非大菩薩然詩文之工決  
非以冲率得者望兄勿以信手為近道也客冬  
見邸報得詩二章奉寄久無便郵今始得呈然  
亦不知何時得過錦江也

與友人

數日來入沙頭始知仁兄補官命下一窮舍人

瀟碧堂集

卷十九

六

攜一千二百餘利齒嚼長安塵沙那得不饑甚  
為仁兄慮之弟明春決意從舟北行入西湖過  
夏中秋夜可得共踏射堂佳月談別後最得意  
事也近日所與遊者何人箇中事看得破不兄  
明慧有餘而深沉不足果于任而淺于幾果于  
任則易視天下事而淺于幾則易視天下人處  
世者之深忌也昔蘇翁之論張德遠也曰明于  
知君子暗于知小人此古今高士通病然自是  
不學之過學則眼開眼開則自不受瞞可以應

世可以濟世可以出世應世者以世為應迹而應之者也如周濂溪龐道玄其人是也應亦出也濟世有三種有以出為濟者佛圖澄陸法和姚廣孝之類是也有以應為濟者張子房狄梁公李鄴侯等是也辟則純綿裹鍔不露鋒刃又辟則擲劍揮空空輪不虧至矣化矣有以濟為濟者漢唐以來建功立業不有其身者皆是然各有學術各各開眼不似今人冥行徑趨動而得過者比也唯實叅究廣誦讀多會人可免此

過弟與兄同此病者願各努力秋來偶讀實錄見前輩諸大老頗有其人未有不學而能濟世者京師豪傑海也世界如此之大相識如此之多豈無一二人與古先抗衡者兄幸虛心求之有則急以報我

答沈何山儀部

蘇家使來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臃腫無益椽棟以為器則不受繩削以為玩則不益觀欲取而置

之別所則又痴重類壘非萬牛不能致而世之  
高人韻士愛其古朴以為山房一種清供輦而  
致之費之唯恐不奢累累有之仁兄或者以弟  
為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寬閒地苔  
堦莓砌鎮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  
人玩而千人唾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  
一癡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韻士之嗜為幸多  
矣敢復偃蹇不聽驅置邪弟行矣

荅吳本如儀部

瀟碧堂集

卷十九

八

弟此時實當出所以遲回者實迂懶之故非真  
不愛富貴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又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將知  
愛富貴如此之急而辭爵祿如此之難弟亦何  
人欲作孔子以上人耶兄謂弟饑寒所迫一慚  
不忍以此鞭弟使樂就升斗則可若云趁此色  
力勉就勲業俟功成之後漸謀綠野香山故事  
須先與閻羅講明始得弟不作此癡想也古人  
進退多是水到渠成願兄亦勿置此念胸中居

朝市而念山林與居山林而念朝市者兩等心  
腸一般牽纏一般俗氣也願兄勿作分別想也  
弟明春將從水程往來秋清或得抵掌弟不能  
拍浮六安茶佳者貯一二十瓶供清談中用如  
何

劉行素儀部

夏初附疏稿及短箋上仁兄求達竟為舍親蘇  
潛夫所止恐箋亦便浮沉也弟拙懶之性最宜  
山林而饑寒所迫亦時有元亮叩門之恥王居  
瀟碧堂集  
卷九  
九

李湘洲司業

士有言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明春決意北  
叢或得領大教也

不通往來訊又一年餘矣槐門光景時時形于  
夢想如啖橄欖畧有酸氣至回味時却勝崖蜜  
幾十倍也不佞竊謂仁兄此官似之笑笑去歲  
直窮花源之勝真方士仙人之所容也山尖秀  
略如越而幽僻勝之奇正相發瘦妍異態弟已  
選得漁仙寺一片地為棲隱之所他時白頭閣

老渡武陵谿時或可迂道一至也花源注一冊  
附貴門生某去其人翩翩士可與語不敢望霽  
大宗師威嚴比常例少寬日月為惠多矣升伯  
兄時相見不致聲明春三月踏花至矣花源注  
看竟乞轉致之

曾退如編修

新郎君得意不探明月者必于大香水海沙頭  
固溝洫也豈能容許大鏡網乎雖然南荒邊地  
乃得綠珠老杜云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  
瀟碧堂集  
卷九  
十  
昭君村傾城之妖固未必擇地也笑笑獻夫道  
足下當來果不弟且遲青溪鶴待足下政恐未  
能割却被窩中思愛耳柰何正欲寄訊適小李  
蓬頭云將東見曾閣老便書一紙付之

荅費太府

叙記皆免屬州附呈求削某實不文豈能供役  
又重之貶益惴惴焉懼不任也既而自念不文  
自門下授簡授非其才門下責也不供則以賤  
士傲長者負過實深遂以一日兩具稿唯其速

是以益拙又將以速掩拙也笑笑

荅董玄宰太史

燕中與諸君子周旋如在旃檀林每焚香展帙  
清言彌日彼墜一義此處一難可謂不知老之  
將至典刑既遠西華道上頓爾落莫辟如息佳  
木者忘其濃蔭一旦失去始有紅埃白日之感  
也不佞嘗嘆世無兼才而足下殆奄有之性命  
騷雅書苑畫林古之兼斯道者唯王右丞蘇玉  
局而摩詰無臨池之譽坡公染翰僅能為枯竹  
嶮石不佞將班足下于王蘇之間世當以為知  
言也楚中文體日敝務為雕鏤神情都矣賴宗  
匠力挽其頽高牙兩過江干不佞遠伏林莽息  
心望岫既辱遠貺媿感寔甚六年夢想失之一  
朝殊惘然自恨也

荅薛左轄

客冬辱遠使先行役已抹馬矣而先庚子嫂孺  
人即世為之料理後事家改旁午遷延至今有  
負門下慈命然入春即當北上斷溝之殘豈容

雕飾抑堂上鞭策不敢自愛筋骨耳

荅李酉卿

弟三月終將東下由水道入京此時便可一晤  
縱不晤聚首不遙得諸兄提挈此大事弟之至  
快也梅長公何時發弟春初已具舟而邑大夫  
以邑乘見役欲為窮鄉少誇張未免檢括諸吏  
行期稍滯然四月決可南兄幸俟我致聲念公  
長公江干之約便可同赴來書云錯死了梅衡  
湘此閻羅錯也丘大狼狽乃爾恐閻羅亦用他  
不着留與世間點景而已兄根器如此何憂學  
道政恐不學學則無不入之理但莫急性是第  
一義急性則豈入知解窠裡容易脫不出也

與李杭州

東華一別蓋八年所仁兄五馬專城而弟猶碌  
碌豐艸得無以迂緩見笑耶虎林名郡也昔白  
太傅入洛陽猶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足知杭  
之佳麗也然唐時為太守者公事之餘放情山  
水歌黛與烟嵐共翠筵鼓與松風間作蘇和仲



為守每出遊時分曹徵妓鳴金聚食杭人至今  
以為美談仁兄若能辦此弟當刺日東下為有  
美堂中容也笑笑適啟年友孝廉陶孝若看花  
六橋附字奉訊孝若佳士將窮東南之勝經始  
席林耳非有干于東諸侯者也

與王百穀

王路僧來珠玉幾滿案頭甫開函而諸弟及里  
中少年各持一紙去不肖如暴富兒被掠真可  
一笑也聞王先生益健飯猶能與青娥生子老  
澹碧堂集

卷十九

十三

勇可想石王來坐坐已哀聞此甚羨恐足下自  
有秘戲術不則詐我也江令遂不祿惜哉世豈  
復有斯人致聲表無涯溝中之斷豈足復收而  
橫被之綉也啟同年陶孝若關令同社友也慕  
王先生名且久其人清脩士足下見自識之

潘茂碩

燕中一別忽忽七年人生幾何時而睽隔若此  
今仁兄翩翩五馬而弟猶故吾也唯是木石以  
為曹署魚鳥以為齊民觴政奕格以為令甲自

分迂踈之性其為經濟固爾不中繩之擗于世  
竟何益也家大人迫弟甚入秋當強顏一出辟  
之胡孫入籠豈堪踈擲或者馴狎之久頑性頓  
革遂復見役于人亦未可知山居既久與雲嵐  
熟亦復可憎人情遇時蔬鮮果取之唯恐不及  
迨其久未有不厭者此亦恒態也

蘇潛夫

近日刻瓶花瀟碧二集幾賣却柳湖莊計月內  
可成帙然不能寄遠以大費楮墨也寒灰竟可

矣住柳浪甚好與談兄話頭有着落不富貴場  
中易汨没人眼前任運自在的是烏紗是下人  
取奉是生死未到眼前信口大話似有滋味終  
日洒洒落落都是借他光景莫錯認作學問也  
吾鄉有饗兒偶過鄰家主人方出遽呼婢曰為  
我淨却酒注子饗兒舉止飛揚精神通體頃之  
主人復呼婢曰注子洗却可急為某家送去饗  
兒神色頓覺沮喪始知悞認以為有宴喜也此  
語最切莫道是戲談若作戲談會保管是門外

漢也王則之不及作書幸便以此字示之八月  
初間弟當赴發往彭丹陽曾謂小修云若過限  
當乞一病狀不知在本縣為途中也弟此一條  
懶筋真難拔大人頗以為言自思入仕十五年  
絲毫無益于白髮而又重其怒真不成人也夫  
弟豈以靜退為高者哉一亭一沼討些子便宜  
是弟極不成才處若謂弟以是為高則弟之眼  
如雙黑豆而已

陶周望祭酒

瀟碧堂集

卷九

十五

入春見邸報喜甚謂今秋社發可得合併不意  
仁兄竟以疾辭黃平倩久未得耗數日有傳其  
病者然亦不確昨遣人于通途往訪尚未回復  
果爾是天之厄道人甚也公望兄今冬定得晤  
語山居久不見異人思舊遊如歲青山白石幽  
花美箭能供人目不能解人語雪齒娟眉能為  
人語而不能解人意盤桓未久厭離已生唯良  
友朋愈久愈密李龍湖以友為性命真不虛也  
數擬入越又以道遠不能費此高興不知何時

得請益兄念之貴邑孝廉周觀國以省親至敝地抵掌柳浪為詩送之併及兩兄有便復我

### 答錢雲門邑侯

護堤工竟邑人始無蛟窟之慮此舉恐廣長舌讚歎不足况腐儒數行文墨也不肖詩文質率如田父老語農桑土音而已門下至此之作者又分俸以助其成將令不肖媿死乎辱貴座師見督敢不疾驅天氣向炎秋清為期耳不肖非以退為高者只是懶筋不易抽出一慚不忍覺

清碧堂集

卷十九

十六

摩詰斷案未易出脫也容躬布謝不一

### 與蔡嘉興

家弟道足下精進堅忍弟甚媿之就李乃近時佛國足下將以安養如來攝之抑以迦文五濁折之也以弟觀之末代衆生惡劣浮巧鍊床銅柱便是莊嚴須帶些小鬮鬚子氣方有少分相應也如何

### 答陶周望祭

得手書如空谷之音弟謂兄真可安心矣既做

大官又討便宜又斷緣寡欲便自說世情灰冷  
無論他人信之即自家亦說得過矣而兄猶以  
為不了何哉然弟則謂不了之根正在於此此  
弟舊日受病處也王塘南雖不及近溪然猶有  
幾分切己若某某則徇外之學別是一路頭非  
吾所知也大都世間自有一種平易質實與道  
相近者而自視庸庸以道為高而不敢學清士  
名流自以為非吾不能學道也而矯厲太甚終  
成自欺與道背馳而不可學近者不學學者不

近所以兩難羅近溪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  
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此語扶聖  
學之髓然近溪少年亦是撇清務外之人故已  
登進士猶為僧肩行李已行取猶匿山中後來  
經百番鍛鍊避之如毒蛇仇之如怨賊而後返  
吾故吾故吾出而真聖賢真佛子出矣此別傳  
之正脈絡也弟少時亦微見及此然畢竟徇外  
之根盤據已深故再變而為苦窳若非歸山六  
年反復研究追尋真賊所在至於今日亦將為

無忌憚之小人矣夫弟所謂拘外者豈真謂借此以欺世執源頭不清致知工夫未到故入於自欺而不自覺其心本為性命而其學則為的然日亡無他執情太甚路頭錯走也聖學宗傳大有功於斯世然諸傳尚有不親切處海門居士近造當益卓會間幸出此字示之

與曹進士平子

數逢茗雪僧輒問平子行藏頗不悉平子將須脫屣一官乎聞窮且徹骨亦何可忍雖然使平

嘯碧堂集

卷九

六

子而處脂膏地亦當如羞澀不能出手之袁生耳豈能發身而潤屋也近作想亦多有便幸示之坐聽松閣限疊韻詩沈飛霞持粉版作書書成而墨濡鼻上此光景可念也何時再得合併也歛人吳長統有與之書見平湖令君者便致八行以見平子

答曾退如

瓶花序佳甚發前人所未發弟嘗謂少陵真法魏晉者坡公真法班馬者若直取其形似是今

之多髯者皆孔子而面如瓜者皆臯陶也凡此  
論出可以解朝序中字眼略有一二可上下者  
弟不惜為他山之石豈有兄凶肝相與而弟猶  
惜形跡者乎然如此等作自是不朽文字弟非  
習為佞者也志序尚未見先兄傳已借尊名作  
之代大匠斷寧不傷指今附去請教

錢邑侯

志三十卷已卒業生不文勉為之殊覺脫略然

諸傳非聞見真者不敢濫入也傳體倣班氏及

瀟碧堂集

卷十九

十九

南北史多于小處見大不欲以方體損韻致也  
諸大老傳他日國史所取以爲褻者邑僻地  
誌狀多不傳倣不得不詳繼  
炎天苦檢括難聊述數端耳豈正之

汪觀察

往附即墨令致書左右是人見皆劇語狂艸也  
不敢投上官之威重乃如此耶今兄聲華日整  
德位俱高東林蓮漏之約猶記持否然世間真  
菩薩乃能濟世跼踏空山閉眼塞耳此是小夫

行狂凡勿聞弟言便生慚愧也彭山人長卿已  
容而寓荊者走清源訪故人弟謂道上若值江  
使君便可作郵并以近刻二種附上山人得禮  
貌甚於得金於兄聲名無損而可以止一家之  
哭亦善薩行也方便波羅蜜即檀波羅蜜筌矣  
袁無涯

此車已脂而宗禪適到開函讀手書如渴鹿得  
泉喜躍倍常深蒙嗜痂之譽媿汗無地僕碌碌  
凡材耳嗜揚之髓而竊佛之膚腐莊之脣而鑿

瀟碧堂集

卷十九

十

儒之目醜閒居之小人而併疑今之名高者以  
為狗外不情師並生並育之齊民而甘同其事  
至於詩文乖謬尤多以名家為鈍賊以格式為  
涕唾師心橫口自謂于世一大戾而已而孰謂  
世有好之如無涯其人其人者無涯誤矣讀凡  
夫諸作信佳士也恨不識之花山公案何如往  
日凡夫願力過於吳令故成毀頓異但寶地既  
復則當平氣處之天下事不患不成患居成者  
耳幸為凡夫道之疑氣瀟碧二集寄覽又觴政



一編唐人舊有之略為增減耳併上

德山若禪小引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邦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

卷十九

吳士冠師如手書

門人袁邦度無涯初校

徐景鳳元輝參訂

一編唐人舊有之略為增減耳併上

瀟碧堂集卷之二十

石公表宏道中郎語

古郢張五教明教編

德山暑譚小引

甲辰秋余偕僧寒灰雪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  
桃花源餘暑尚熾遂憩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  
古樟樹婆娑偃蓋梁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  
茂密驕燄如洗掃沐未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  
既絕糝雜闕歸嗷聞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

瀟碧堂集

卷二十

一

次而編之既還以示余余曰此風痕水文也公  
乃為之譜耶然公胸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  
也遂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甲辰冬日石公  
宏道識

問如何中庸不可能答此正是雖聖人亦有不  
能處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  
中庸只一時字非要去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任  
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  
是他時中而無忌憚只為他不能時中聖

此之分正在于此

問何謂時中答時即春夏秋冬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無住而生其心亦此義不停故無住不相到故心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駛水流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無忌憚答不知中庸之不可能而欲標奇尚異以能之此人形迹雖好看然執着太甚瀟碧堂集

卷二

心則死矣世間唯此一種人最動人故為夫子所痛恨

魯子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致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皆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豎眼何以橫髮何以長鬚何以短此等可窮致否如蛾趨明轉為明燒目下孤燈亦復何益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如何答格物物格者猶諉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

今人盡一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  
物格耶

小人行險以徼倖非趨利也只是兩行不平易  
好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倖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  
可名且如以惻隱為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  
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  
而心動此亦非出于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于是非

瀟碧堂集

卷五

三

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曰我不從語言  
文字入曰聞

無明即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皆始於求明一  
念故明即無明今學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不  
知此即生死之本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  
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此知見無見數日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  
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

見蒼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願心地豈易乎哉  
曾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  
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  
人

問諸佛兩足尊六句當如何解答知法常無性  
即慧足佛種從緣起即福足知法無性所以不  
斷一切法是謂從緣起也二乘遺緣故折色明  
空一乘却不然蓋一切法各住在空位世間相

瀟碧堂集

卷三

四

即是常住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  
焦穀也今師家作了因緣因法住法住解者大  
非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何相矛盾也蓋時  
劫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劫同是一樣非永久暫  
如二人同在此睡睡時同醒時亦同而一人夢  
經歷數日一人夢中止似過了一刻此二人可

分久暫耶

徒有問伯脩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何解者伯修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于諸妄心亦不息滅是作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是任病于無了知不辨真實是滅病要知此四句是藥亦是病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慧所來問者皆極細事有何緊要荅辟之有人問曰云何地動達者應曰此何足問汝眼睛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故不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瀟碧堂集

卷二

五

以尋常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佛意原如此若真正要大慧問眉毛有幾微塵有幾此有何關繫今法師家作認相別相解者大非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荅火必藉薪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身之無人

凡經教皆有權有實不達其權徃徃牽纏固執看不痛快惟祖師不認權教故單以實相接人問權教豈佛誑語耶荅非誑語也如小兒不肯

剃髮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果品與你此語非實事然父母無誑子之罪以為不如是語則彼不肯剃髮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誑也

問華嚴經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答有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用惟分段識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答人人皆有定不必瞑目靜坐方為定也問菩薩跏趺入定多年又何謂也答此

以定為定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為定者也蓋所謂定者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倘不明了心生疑怖斯名不定譬如我今認得某村路隨步行去此即是定若路頭不明出門便疑是為不定又如我在此坐聞垣外金鼓聲我已習知便定若從來不聞未免有疑是為不定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于現在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于過去事有即今要接續做者難道不去做明日要為某事今日

須預備者難道不預備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備之便即是現在矣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定死本的

問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于八種識內何屬答心是八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惟心者以前七識不能造世界惟第八能造為前七不任執持故萬法唯識者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別則種種法起如飯內有不淨物他人私取去我初不知便不作惡以意識未起故若自己從

盥內見夾與飯俱吐可見吐者是吐自己之見非吐物也又如鄉人以彼處鄉談詈此土人此土人不知怡然順受若以詈彼土人其怒必甚可見怒者是怒自己之知非怒物也以此見萬法唯識定是六識非屬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八無分別故第七但思量故但執我故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嗔癡答貪嗔癡乃俱生惑不待意識而起者如小孩子眼識不曾分別然見好花則愛此眼識之貪也小



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却乳則哭此舌識之  
真也至於癡則不待言矣

第六識審而不恒如平時能分別至熟睡時則  
忘迷悶時則忘第八識恒而不審維持一切種  
子而自體昏昧惟第七識亦恒亦審是為自然  
老氏之學極玄妙處唯止於七識儒家所云格  
致誠正皆第六識也至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  
八識為道

問第八識別有體性邪答前六識即第八見分

瀟碧堂集

卷三

八

前五根塵即第八相分色聲等味相分也眼耳  
等親相分也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即  
前六中之執我一念如大海水波濤萬狀濕體  
則一

問凡屬思量即有間斷七識何以獨恒答六識  
思量附物而起故有起有滅七識惟我愛一念  
依我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蓋雖癡如孩提  
昏如睡眠此念隱然未間斷也何故我即我愛  
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

問貪嗔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嗔  
答七識以我為貪既云我矣豈有我嗔我之理  
耶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力破除居然是  
我在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斷八識如何斷  
得答杲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為第八識也記憶  
是第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八識如斷則  
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儒者但知我為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

瀟碧堂集

卷二十

九

事事物物則我安在哉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  
日月燈山河大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聲方有耳  
聞若無大小音響則無耳聞矣因記憶一切方  
有心知若將從前所記憶者一時拋棄則無心  
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碍於我物有礙於我庸知若論  
相礙即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足  
不能持是也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舍空無  
容身處是空亦我也地能載我舍地無置足處

是地亦我也夏飲水則不渴而冬煨火則不寒  
是水火亦我也故地水火風空見識教典謂之  
七大摠是一箇身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不答皆具譬如有人名趙甲  
者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即  
聞此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為趙甲則  
第六識餘人不應獨趙甲應斯第七識就中七  
識軍難別出今略指其凡耳

問根與塵分明是兩物如何經言各各不相知  
各各不相到答有兩個則彼此相到今只是一  
心寧有心知心心到心者乎如耳不到眼以眼  
耳雖兩形同是一頭指不到掌以指掌雖兩形  
同是一手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  
物脫不得宋人氣味

王龍溪書多說血脉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辟如  
有人于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  
摠只一人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脉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嘗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為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即如耕田鑿井饑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束約西禁行訪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

實革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為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絜去必至內欺已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為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為理故去治彌遠

一切人皆具三教饑則餐倦則眠炎則風寒則私此仙之攝生也小民徃復亦有揖讓尊尊親

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即應引着即行此禪之無任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我矣奚必遠有所慕哉

問古來諸師何為多有神通答蠅能倒棲此蠅之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役夫一日能行百餘里我却不能役夫之神通也凡人以已所能者為本等已所不能者為神通其實不相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

瀟碧堂集

卷五

十三

是及其後即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可久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為道索隱行怪吾弗為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為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從法師門中來者見叅禪之無巴鼻無滋味必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洒洒落落收放自由必信不及二者均難入道

世人終身受病唯是一明非貪嗔癡也。因明故有貪有嗔及諸習氣。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恥擔糞。豈非明之為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日用少不得處。皆是一個明字。使得不自在。小孩子明處不多。故習氣亦少。今使赤子與壯者較。明萬不及一。若較自在。則赤子天淵矣。

問學人管帶有礙否。答亦何礙。若管帶有礙。則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問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似非

瀟碧堂集

卷二十

十三

初學可到。答譬之。諸公長日在敝舍。聚首並不見走入內宅。此心何曾照管。亦何曾非照管也。又今在座。謝生多髻。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自與髻不相干。非要忘其為髻。始得自在也。即此可見。是天然忘懷。不是作為。

佛喻五陰之中。決無有我。辟如洗死狗相似。洗得止。有一絲毫亦是臭的。決無有不臭者。此喻絕妙。今學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指五陰光景為所得。謬矣。

僧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先生曰你想今年  
生孩子否答豈有此理先生曰這便是偷心盡  
處

凡人以有想為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為心又進  
之至非非想以無想亦無為心種種皆非心體  
故楞嚴逐處破之

達磨西來只剷除兩種人其曰齋僧造像實無  
功德乃剷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剷除修  
禪定苦行及說道理者

瀟碧堂集

卷二十

十四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  
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  
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  
種解譬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  
窮秀才家只有個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  
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問道理未能盡徹宜如何體會答你說世間何  
者為理姑舉其近者言之如女人懷胎胎中子  
女六根臟腑一一各具是何道理初生下子女

來其母骨前便有白乳是何道理一身之脈總見於寸關尺而寸關尺所管臟腑各異是何道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以為有道理其實那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及諸佛教典豈非理耶曰孔孟教人亦依人所常行略加節文便叫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當不同如今吳蜀楚閩各以其所習為理使易地而行則相笑矣諸經佛典乃應病施藥無病不藥三乘不過藥語那有定理故我所謂無理謂無一定之理容你思議者人惟執着道理東也有礙西也有礙便不能出脫矣試廣言之汝今觀虛空中青青的是氣耶是形耶氣則必散形則必墜莊子說上之視下亦蒼蒼夫下之蒼蒼乃有質的上之蒼蒼何質耶天之上有天耶天果有盡耶地之下有地耶地果有窮耶此義愈說愈荒諸君姑置之

百花至春時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黃者黃孰為粧點人特以其常見便謂理合如此此理果可



窮耶若梅花向夏秋開便目為異矣問此與老  
莊自然何別答這裡如何容得自然  
問天地間事皆諉之不可思議耶答知者通其  
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者不知其所以然是不  
能思議

問如何說看公案不要求明答有箇喻子極妙  
往在沙市舟中有僧暗中自剃頭一僧焚燈見  
之驚云你自家剃頭又不用燈舟人皆笑

問正用功時偶有應酬未免間斷答如好秀才

瀟碧堂集

卷下

十六

落第歸來雖下棋飲酒而真悶未嘗解

問一面應事一面于工夫上有默默放不處恐  
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并打你  
足亦曉得痛通身打通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  
分了功

有人問近溪先生云如何是不慮而知近溪云  
你此疑是我說來方疑是平時有此疑答是平  
時有此疑近溪云既平時有此疑乃不得不疑  
者此謂不慮而知

問每見學人于疾病臨身便覺昏憤如何平昔工夫到此却使不上答觀人當觀其平日用功得力不得力強生所謂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至於疾病生死現前雖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其臨終亦或有昏憤者皆不足論蓋昏憤與不昏憤猶人打瞌睡與不打瞌睡安有高下耶夫疾病已是苦矣復加個你主宰之念則其苦益甚况臨病時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綻說學道人如何亦恁的受苦遂裝扮一個不苦的

人此便是行險僥倖入三塗的種子噫自為已知幾之學不講世間好人以生死為門面者多矣不如那昏憤的却是自在問病中如何做主宰答汝勿以病為病即今好人都害病問如何好人亦病答眼欲看色耳欲聞聲以至欲食欲衣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主宰何況寒熱等症一時纏身能作主宰耶問真歇了師云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未知何等是安閒法答不必到病中汝即今

推求渾身所思所作皆是苦事何者是你安閒法

今之慕禪者其方寸潔淨戒行精嚴義學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個真靈漢擔當此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淨但單只有此亦沒幹耳此孔子所以不取鄉愿而取狂狷也

問如何是人鬼關答鬼屬陰人屬陽古云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故凡在情念上過捺者是鬼關在意識上卜度者是鬼關在道理上湊合

瀟碧堂集

卷二十一

十六

者是鬼關在行事上粧點者是鬼關在言語文字上探討者是鬼關

頓漸原是兩門頓中有生熟漸中亦有生熟從頓入者雖歷阿僧祇劫然其所走畢竟是頓的一路從漸入者雖一生即能取證然其所走畢竟是漸的一路

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弱者縱有十分識只當五分用

問一切現成只要人承當如何是承當的事  
今呼汝名汝即知應叫汝飲食汝便飲食此即  
承當

未悟時觸處皆妄如與人爭競固人我相即退  
讓亦人我相以我與人爭我能讓人總之人我  
也既悟時觸處皆真如待人平易固無人我相  
即與人爭競亦非人我相永嘉云不是山僧逞  
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是也

問先生言洪覺範有道理知見然予觀覺範提  
瀟碧堂集

人卷下

七九

唱公案其識見議論似與大慧不殊荅透關的  
人亦分兩樣有走黑路者若大慧等是也走明  
白路者洪覺範永明壽是也有人舉似小修小  
修云覺範亦是走黑路的但其中微帶有明耳  
先生曰不然覺範是死語是實法

小脩又云走明白路亦有兩種有于經論上求  
明白如法師是也乃認賊為子決不可用有語  
言道斷心行處滅亦是走明白一路者如覺範  
豁渠其人也觀林間語二錄自見

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何亦有兩種答有假  
有真辟如要北人說閩中鄉談此真言語道斷  
若本處鄉談但只不說此假言語道斷尋常做  
官要林下去此假心行處滅若遇考察去了官  
此真心行處滅

問道貴平常炫竒過高是多了的答平常亦是  
多的

僧問如何是修證則不無污染則不得先生曰  
汝曾往南北二京否答曾往曰這箇是修證不  
是修證又問汝往京城中聽經否答曾聽曰這  
箇是污染不是污染僧復擬答先生搖手曰不  
是不是

先生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曰  
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諸君平日作何  
道理會答作順應會先生曰若問和尚有衣服  
答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這方叫做順應  
今問一歸何處豈是順應此義覺範已曾笈腋

問從上祖師亦有死于刑戮者何故答至於刀

杖死於床榻一也人殺與鬼殺何殊哉但有好看與不好看之異耳於學問却不相干  
隨緣消日月任運着衣裳此臨濟極則語勿作淺會若偷心未歇安能隨緣任運  
學道人須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

與世爭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即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偽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于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勿為福始勿為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耳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求利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

肖之人生出事來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後  
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  
勘得破

修行人始初一二年內嗔嫌他人不學好到久  
後方知自家不好處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麤麤麤細食之皆甘脾胃

薄者遇好物則甘麤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

皆揀擇矣今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

好檢點一切人者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

瀟碧堂集

卷二

二二

試觀堯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  
從惡此意羅江發得極透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

自居小人甘心為人所遠耶夫君子不屑為人

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

心為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

皆是尊君子而役小人

應以宰官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陽明

是也應以儒教得度者即現儒者身而為說法

濂溪是也

問如何方是無為答所謂無為者非百事不理也漢文帝稱無為之主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此無為也舜放四凶舉八愷亦無為也故曰無為而治其舜也歟問有放有舉何名無為答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亦是無為問此與外道自然何異答老莊之因即是自然謂因其自然泯強作也外道則以無因而生為自然如烏黑鷺白棘曲松直皆無因而自爾

濂碧堂集

卷三

三

此則不通之論矣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真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遽屬太子柰何夫漢高宋真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恒人乎

問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聖凡之異却在甚處答我說人情相同但論其理耳然人誰肯安心謂我與常人一樣者雖屠兒樵子開口亦曰



我便如何彼却不能至於學道之人曉得幾句道理行得幾件好事其憤世嫉俗尤甚此處極微極細最難拔除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與世俗人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也此意自孔老後惟陽明近溪庶幾近之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琳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